

戊午四月下旬介初購於京師

畜德錄

埽葉山房二
石印

畜德錄卷四

洞庭席啓圖文興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楮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省克

或問濂溪先生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中庸以誠為一。此以無欲為一。無欲之謂誠。

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程伊川先生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然而去之者。便違禽獸不遠。

先生指面前水盃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上蔡謝顯道曰。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間。莫不以欲為事。而心學不傳矣。

只為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知於此。便成痼疾。人却習而安焉。而不覺已喪身。失命於其中矣。昔賢謂生順死寧。人只求順寧的道理。而以生死一聽之。自然便得生死之正。亦得好惡之正。好生者。好其生而能順也。惡死者。惡其死不能寧也。

胡五峰先生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寡欲之君。可與言王道者。審理度勢之明。孟子遇齊梁多欲之君。而必與言王道者。濟時救物之仁。仁所當然。而明有不逮。聖賢固安之也。

晦翁先生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懈緩不得。又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

呂東萊先生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只是振也。慈焉得剛。

張南軒先生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鯨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乎。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却一分人欲。

異端之教。鯨之治水也。聖人之道。禹之治水也。

薛敬軒先生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

今人日裏夜裏。夢時醒時。總為此萬起萬滅者。冥冥騰騰。過了一生。於先生此語。當置一想。萬起者。更不復起。萬滅者。更不復滅。此是何等境界。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神龍變化不測。然人得而畜之。亦得醢而食之者。有欲故也。

後人只為多欲。故為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得而小之。

道在乎日用常行。欲亦在乎日用常行。異端懼多欲而謝却。日用常行。故小。聖學不離日用常行。而自無欲。故大。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磨。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體無量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

心本廣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此亦在私去而理復時可見。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為區區聲利所動。

雖上知不能無人心。聖人所謂無欲者。非若釋氏盡去根塵。但人心之得其正

者。即道心。以其不流于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過於人欲者為不及。盡去根塵者為太過。兩相較而聖道之中判然矣。

胡敬齋先生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

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

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

於情。乃人為之偽。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

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此又不是截然

相資。互相長本原工夫。正所以利其發用。發用工夫。正所以固其本原。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

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門人問呂涇野先生曰。陰雨晦冥。獨坐閉戶。頓覺此心虛明。凡有觀覽。便自省。

悟似於道理有會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日無欲。可作一日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便是終身聖人。不知是否。先生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時。或有欲。則與閉戶獨坐時之無欲。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欲。一獨坐不可便了也。子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榮。文綉峻雕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困苦之時。白刃顛沛之際。耄耋昏倦之日。皆如此。號房之獨坐也。人雖曰子之非聖人也。吾不信矣。

歐陽南野曰。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湛甘泉先生曰。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

方正學先生曰。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

可憐

可憐

先生大

節便於

此可見

身者。忍焉如蚊蚋之處乎。盍缶之間。夫蚊蚋之生。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盍缶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為勞。其心以為至樂也。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不知其為污辱也。均之為身。聖賢之尊榮若彼。而眾人之污辱若此。曷為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污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為慮甚遠矣。顧涇陽先生曰。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為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為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力。此兩字是

徹上徹下要訣

答友書曰。足下謂仁義禮智。宜寔之以信。自垂髻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髻。深覺信之難。最是切問。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我要為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為要。這

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

雖然如此說。不要看得太怕。人只要我放出自己。主張自己力量。彼又不知何處潛踪。避跡去

也。此蓋見非二分。十分勇猛不辨。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

則熱中。這便是垂髻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髻的公案。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

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

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為善。便真能為善。要不為

惡。便真能不為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真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

但能無欲便是寔心。寔心做事。何事不寔。

李谷平先生曰。人心中除去一切閒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或言康節心

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什麼樣做工夫。所謂做工

要向此處料理。單某誦其詩曰。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水湄。只此便

是曾點浴沂詠歸的意思。如何不樂。學者識得此意。則胸中一副閒思量。

自然冰融凍解矣。

邵子曰。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

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

欺況神之聰明乎。神非有他即心便是知我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其天天非有他即我便是。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程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范忠宣公純仁戒子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趙清獻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須看父兄師長字。只是不敢心重。

劉屏山先生湯論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惓惓然。夫惓惓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惓惓者不為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悚。終焉意銷氣壞。因循

妙喻

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此知善而不能為惡。惡而不能去。以我
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
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寔。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
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
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閎學者悠悠之歎也。且有所思也。有所
欲也。有所畏也。有所矜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淡其欲。
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此即朱子所謂闢了門。閉了路頭的意思。轉累為通。惟
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何能疊疊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
茫。振屐而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逾遠。然後知向之所睹未盡也。無窮
方學之日新。亦猶是也。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
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然而觀湯之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
則弗拂。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即冰釋。詩人美其日躋。亦善知
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

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日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是一形也。猶聲有笑哭。是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則妄。制妄為誠。我欲不是仁。斯仁至欲之者。即是至之者。未欲不是仁。既欲便是仁。安得有二者。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默。惟我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纔是日新之極。今人講大學日新中自有極至之境。故曰明德止至善。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必無所成就。

朱晦菴先生曰。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

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字上去體認。確然見得是危。是微。危如

千田不測之淵。微如一縷垂絕之命。如何可不去做。精一之功耶。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

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

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或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存心。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

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便是存心之法。

不是覺得後纔存心也。是存得。心纔覺得。不然是那箇覺。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寔頭。負荷得者。用孔子所謂剛毅木

訥也。只是樸寔頭。便近仁。因思前日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寔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

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

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此纔是講學。何者。講其所學。學其

生所謂。以講為學。故自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肩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

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

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庸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何垣曰。欲為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故曰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

胡叔器問晦翁先生。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晦翁曰。須是自下工夫。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了。何懼之有。

張無垢先生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者焉。豈得不動於心。物我一體。如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先生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敝裂。亦不易。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隨遇而安。却不妨。若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應副他不暇。可為發一笑耳。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常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我獨無過乎於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禮何者為義何者為智惛然不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侈然以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潛室陳氏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全憑自己去審慎正堯舜桀紂之所由分也

真西山先生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甯

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林君復曰：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漏壞之易。若不顧其泛濫，一傾

而不可復也。

此是氣質之性。若義理之性，則是制心制事者。而又以何制之。

羅大經曰：先君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

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

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

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

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

掉。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兢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而入於君子之

域矣。畏其所當畏，則不畏所不當畏。先儒於三畏章，謂畏此三者，則生死利害，毀譽予奪，非所畏也。正須互相發明。苟內不畏父母

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

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

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之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不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不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由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矣。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其不肖之寔。內雖往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先生所著畏說。畏即敬也。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寔事。見面益背。臨淵履水。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濶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先生羽翼我道。其功豈淺。

薛敬軒先生曰。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

而遂懈於用力也。

先生此語。正是要人難處。加功儘力。變盡。

蒙以養
正聖功
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先生每夜就枕。必檢點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倘有不合。即展轉不甯。猶恐始勤終怠。常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否。高景逸先生亦然。謂是日若不切寔。煨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為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何處非道。何處非樂。

切須如此檢點。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猶繫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孟敏破甑。不顧管寧鋤金不視。豈非天資近道。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我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

彼醉不減
不醉反取

人當大著眼目。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公卿之貴。舉世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眾矣。是奚足動我念耶。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為之執鞭可也。

吳康齋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常語學者曰。我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惰志矣。

胡敬齋先生曰。古人云。宴安如酖。甚可懼也。惟莊整嚴肅。戰兢惕厲。可以勝之。

學者去得一箇計功謀利之心。則心下自然坦夷安泰。

儼山陸深曰。劉道原常著自訟文。以為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寔前賢之高尚。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佚易下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論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

此非改
過之道
要其自
謂則然
耳

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舊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改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濶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余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謂之失與蔽也。

所指過端未必盡合乎理。然足見前賢能深自檢點。不然恕已則昏。安能稱數如是之悉。

袁氏世範曰。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者。可不勉哉。

原憲克
伐怨欲
不行正
犯此病

羅一峰先生與謝元吉書曰。凡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舵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舵。可乎。治人亦然。不先治其心。則一病去。一病生矣。氣質有偏。則有病。偏於剛者。病躁急。病褊狹。病麤疎。因其病而克之。可也。躁急者克之以詳緩。褊狹者克之以寬容。麤疎者克之以謹審。然非心存焉。則已熄而復然。已抑而復長。病證雖退。病根尚在。安在其為可也。一日子而亥。一歲春而冬。一生少而老。持守此心。如過獨木橋。如御逸馬。如俯懸崖。如見大賔而對上帝。使主心常存。客氣聽命。則病根自除。而病證不形。如是用功。方為第一流人也。古人用功。如是之密。絕不外曾。若徒務制其外。而不從事於其中。譬操萬斛之舟於長江大河。遇狂飈巨浪。舍舵而惟篙櫓是仗。吾見其危矣。

陳白沙先生曰。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又曰。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藥。

進者即是退者。藥者即是病者。故纔覺便須有一番不同。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良貴者。天理也。天。渾是一包膿血。裹

一大塊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慾淫。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

之曰禽獸可也。

有何不是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幾希既失有何不是禽獸

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陽明先生曰。於其善心之萌也。若食者之求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墮也。於其不善之萌也。若酖毒之投於羹也。若虎蛇之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害。而思所以勝之也。

即自惡惡臭好好色而推類言之其意不出乎求必得而務決去

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

境遇到受不過處身心越漸平帖受用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改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

也亦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矣。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故自以為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凡處父子兄弟之變者。舍此更無他道。若舜只要正他。姦意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肖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辨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故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或曰。其寔是他不是。如何可不見。曰。不能感化他。先是自不是。見得自不是。切便不見他。不是。感化二字。還是就別人看來說。若聖人用心。只見自不是。能盡道。以致如此。非有他也。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

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得力之驗。只看

而今用力輕重更須何如耳。若不用力。氣質便未乘間。

務寔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寔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矣。務寔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心無兩用。况求名務寔。又相背馳。自然如此。

魏莊渠先生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由

至道。今須還淳返樸。以回造化。

世道由於人心。聲臭日增。所以虛文日勝。朱子有云。人之心。天理存。人欲亡。人欲勝。天理蔑。亦此意也。

鄒東廓先生曰。君子之愛身也。以德。故其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身也。以姑息。

君子便是以治己之心。治人。細人不知治己。焉能治人。故其愛人也。以姑息。細人直是以恕己之心。恕人。所以昔人謂忠宣此語甚

錯。雞鳴而起。天命自度。耳目鼻口。罔敢即於怙淫。非以好勞惡逸。誠不忍輕

用其身也。若然者。子以事父則孝。臣以事君則忠。苟縱耳目之欲。取快一時。

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亦自以為適其身矣。而敗度縱禮。自絕於天。

若然者。子必至於陷父。而臣必至於悞君。嗚呼。發軔跬步。末路燕越。學者之

審於自愛也。果將安從乎。

按此則君之於臣。士之於友。亦甚易擇。只看他愛身如何。便知他愛我如何。

古來如
王文成
高忠憲
者能有
幾人

聖門之學。以憂勤為正脈。以逸豫為痼疾。唐虞君臣。儆戒曰。罔遊於逸。曰無教逸欲。故兢兢業業。為萬世法程。兢兢業業。故能惟精惟一。其在洙泗。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非特少年。老而彌篤。至能傳其道者。拳拳服膺。戰兢知免。不以簞瓢易簪。有所搖奪。只看偶一晝寢。聖人何等切責。吾輩自省何似。乃好逸自居。只此一念。改過必不勇。徒義必不純。因循包謾。千罪萬失。皆由此淵藪。若不猛省痛改。終不可以語學。

聖門功夫。慎密。故常見其過。常內自訟。吾儕自省何似。而以無大過自安。將勝於聖人。未讀易之前乎。其曰立志不真。逸心太勝。則又不止於過矣。舍偽而真。改逸而勤。自怨自艾。掀翻舊習。務以全生全歸。無忝所生。方不負師門惜陰之約。

羅念菴先生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於此。却有深辨。自心術中。料理則為聖學。自時態料理。則為俗情。二者雖相去懸絕。然皆有收斂慎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分胎。不可不自察也。

此事靠
著意與
不得

王少湖先生曰。士生三代後。必有超出一世。直師古人之心。斯可耳。然意與雖高。而猶未免依違於俗情。則終未能一洗凡陋。脫然為古人也。譬若珍木為藤蘿所纏。必盡解其藤。而後枝幹乃得條暢。若解之未盡。猶有一兩條藤蘿束縛其間。則豈能脫然大。遂本性乎哉。

高景逸先生曰。胡致堂曰。事在勉強而已。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此勉強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誰能禦之。此語於學者極有益。

了。呂叔簡曰。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箇工夫便密。

此即武王不泄通之功。總是毫髮放過不得。

入廟不期敬而自敬。入朝不期肅而自肅。是以君子慎所入也。見嚴師則收斂。見狎友則放恣。是以君子慎所接也。

有過是一過。不肖認過。又是一過。一認則兩過都無。一不認則兩過不免。彼強

辯以飾非者。果何為也。

不只是認過便了。莫錯解。以為過是認不起的。認過者。勇於改過之謂也。莫錯解。

謹言不但外面。雖家庭間。沒箇該多說的話。不但大賓。雖厚友。沒箇該任口的

話。

來道之曰。悔過者。要尋過之起頭。遷善者。要尋善之著落。

起頭處便是著落處。著落處便是起頭處。著落便是天命之性。但見得箇天命之性。更不容有過之起頭處矣。人心道心。關頭只在此地。

吳懷野曰。吾性甚躁。識甚遲。以遲識。馭躁性。鮮不敗矣。心之官則思。思則躁。可

心存便
理得

使緩。遲可使敏。其省身克己之要訣乎。

林志唯先生曰。余少喜讀西銘。見謂富貴福澤。將厚我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

汝於成也。反覆思之。人生七尺軀。壽不能過百年。長歡歡苦。苦膠膠營營。得

號稱為聖賢豪傑人。常少而鄙夫不肖人。常多者。只緣不知當地上體認。自

有現前妙境。錯過好日子。枉費惡功夫。辜負好天意。甘落惡陷穽。將厚我者

而我却薄了。將成我者。而我却毀了。譬之為金為鐵。同燎滅於爐炭之上。巧

拙同盡。噫。足惜也。

隨天所位我者我只素位而行盡乎位之道便是答乎天之意聖賢豪傑不過如是

王材南雍申教錄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農則終歲盡力於田畝工則終歲盡力於廛肆商則終歲盡力於道途羈旅吾為士者賴父母之訓國家之教育無四體之勞而農及工商所盡力者吾得而食之服之居之用之能生消受天之生人豈其使若人獨佚於眾勞之上而享其利其責蓋有大於彼者將以率由理性扶植綱常表濟民物即位分不同而所以成身所以及物固未嘗無所任則所以勤其志者又非特若農及工商之勞已也農及工商不勤所失衣食貨財焉耳士而不學學而不勤則棄天之命負士之責所失奚翅萬倍於彼哉彼有効於我我無功於彼我却媿彼彼可笑我能不悚然故古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恐懼無時或忘講探經訓體踐事為一言一動一念之微不敢苟惰以廢身心之務本之治身則身無不誠推之治民則民無不被其澤德崇而業廣垂令聞於無窮也

陳幾亭曰行不力不知為善之難省不深不知入惡之易

壽之為福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顏苦孔卓一間未達夫子痛惜無窮吾人

時時錯行。時時悔恨。全得年來補救。若未悔過時死。只與雞犬不殊。若方悔過而死。豈不可痛可惜。天容我改過。與以歲年。厚生玉成。兩途竝到。天壤極可幸。須臾不敢忘。已往者務要蓋愆。將來者務不失足。方不負皇天耳。在生一日。當修為一日。孔子年至七十。只是修為。故有從心不踰境界。世俗却云在生一日。當享用一日。

真大醉夢。

此就長年者言耳。其寔人之進德改過。豈可倚著壽命。夫子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

諸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勵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教。大聖大賢。只是憂勤。鄉人鄙夫。只是般樂。民安物阜。只因憂勤。綱解紐弛。只因般樂。非但此也。士子習舉業者。一大鑄就。亦為憂勤。斷續無成。亦為般樂。非第此也。四民温衣飽食。亦在憂勤。破家喪身。亦在般樂。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

君子有二恥。矜所能。恥也。飾所不能。恥也。能則謙以居之。不能則學以充之。君

子有二惡。嫉人所能。惡也。形人所不能。惡也。能則若已有之。不能則教之。

此皆天造地設的道理。故順之而無不善。彼矜者飾者。嫉者形者。只是反之而後為惡。

真不
可解

莫惡於言人過。急止之。悔已不可追矣。莫陋於言其所長。急止之。報已甚矣。

說教場屬者。悔報其庶鮮乎。

莫不甘於人之我棄。自棄則甘之。莫不甘於人之我暴。自暴則甘之。莫不甘於人之我欺。自欺則甘之。有不一旦幡然者。非丈夫也。

遇事不肖浮游。逢人不肖辜負。說話不肖自欺。方謂之忠信人。忠信二字。與固聰明聖智。雖似不同。却是君子路上人也。試想他處處認真。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人使乖打騙。只為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與昏憤。只是一箇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箇念頭。中庸至誠至聖。原不分為兩箇。誠到一般地位。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說上智下愚。忠信之極。不肖昧一點本心。乃上智也。機朽之極。不肖顧一點本心。乃下愚也。

畜德錄卷五

洞庭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省克

晦翁先生曰。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渺渺茫茫。終無下手處也。此即孟子註中所謂反求點識及大學中庸章句所謂因其所發自其善端發見之偏也。須體認三處各緊接箇而擴充之。而遂明之。而益推致之一句在。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皆有所不為。不忍。達之於其所為。所忍。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

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

學問須是做醒。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

今時學者却不如。

或問先生曰。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先生曰。但邪者自莫思。

便了。斬截只是不辨邪正奈何。故誠意之前必先致知。

陸象山先生曰。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是

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己。聖人不欺我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

分內事耳。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染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

以急縱之身心墮落。何所不至。可畏可畏。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孟几杖之銘。成

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

薛敬軒先生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

立者也。

操則存。舍則亡。正為此。只一密字盡之。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敬是為
學之全
功

吳康齋先生曰。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我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我學聖賢。方能比。安可遽責彼。未常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况責人。比理。我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胡敬齋先生曰。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已發時。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心纔私。便是放。而己矣。故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驚。然後為放心。一放。便是私。

故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為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或問。陽明先生曰。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先生曰。如

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瞎。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

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

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旁觀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

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鄒東廓先生曰。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膝行泥中。以手左右去草者。問之曰。子芸田乎。抑何難也。曰。若稍弛之。草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飢死於溝壑矣。余聞之而凜然。人之情。孰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急。則奪其惡勞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然人知惡身之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是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憚其難而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苗而不秀。秀而不寬。亦只在過欲存理功。夫上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寔者。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盡於是焉。圖先難而後獲。其庶矣乎。若不後獲。又恐掘苗。

高景逸先生曰。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我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

不靜存則動。祭法。天行之健。以自強不息。庶無分陰之火。錯。

呂叔簡曰。人之視小過也。愧怍悔恨。如犯大惡。夫然後能改。無傷二字。修己之大戒也。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可見
小德出入未是無弊之語

林志唯先生夜坐讀薛文清先生讀書錄掩卷喟然歎者三四其家人曰何謂也曰噫嘻余覺昨評一人傷於刻矣纔見文清錄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鮫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矣纔見文清錄云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言一事近於誕矣纔見文清錄云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又余覺昨諾一言涉於輕矣纔見文清錄云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余是以歎而悔之也噫嘻由前之悔原於弗覺而今尚可諉於弗覺乎薛先生教我矣薛先生教我矣

切不可
過了便
休須是
拳拳服
膺

此可為讀書者之法。正虛齋先生所謂讀書須切已體察也。讀一句便如是反求而力行一句。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又曰。曾讀大學誠意章。毛竦汗出。掩卷深思曰。爾閒居。豈無流於不善而不自知乎。抑知之竟不羞恥。而徑冒為之乎。千古小人。肺肝如見。爾肺肝豈能獨深藏而不令人見也。欲人勿知。莫如勿為。慎之哉。慎之哉。舉目皆我。視舉手皆我指。縱有逃於視之指之者。而鬼神已指視於冥冥中。為譴愈大矣。

漢劉向說苑曰。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做聖賢便是福。入邪僻便是禍。

明道先生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發者為誰。制者為誰。制隨發後。便難長進。發聽於制。庶見功夫。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添便所當減的。故不添便是減。然人自氣質用事。無日不添。無時不添。故又須猛力減去。纔見不添本色。

程伊川先生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寔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

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故須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尹和靖先生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人性汨沒至此，各宜一自猛省。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克己當從所好克去，推己當從所惡推去，皆是做工夫最切要道理。

謝顯道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仔細檢點，病痛盡在這裏。先生點頭，因語在坐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陽明謂千罪萬惡，皆從傲來，皆是真寔體驗過來語。

或問晦翁先生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

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战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可見單靠著明不得。所以致知又須誠意。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數事。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今人大抵中人耳。守其言曰。战战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工方得。

朱子曰。古人為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即克將去。

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

張南軒先生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為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

若是乎。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密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密也。即是。可以得其大槩矣。夫子語顏淵克己之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壯與密俱有焉。

何垣曰。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勵以勤。教子治身。

必導以為君子。逮迹其自為。則因循惰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為小人。而不以為病。茲非惑歟。有能即其所以為子謀者。而為己謀。則思過半矣。語

孫謀非另有所語也。即其所自謀者是。此亦大槩說。若究言之。愛其身者。方是愛其子之至。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可謂真愛其子者與。

明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行。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國。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郁離子曰。反觀吾之所行。果不當為耶。方且愧懼之不暇。何敢誇人。果當為耶。則如飢食渴飲之常耳。何足誇人。舜之孝。禹之功。臯陶之謨。稷契之忠。夷齊

之清。孔孟之學冠萬世而絕出者。其寔皆人之所當為也。何以皆所當。即今之居官者。以廉為異。象不知士大夫之廉。猶女之潔。乃居官之本分耳。如鳥能善鳴。而號於人曰。吾能鳴焉。可乎。

薛敬軒先生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寔與禽獸異。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與萬物為一體矣。

聖門言志。雖大小分量不同。要同一箇無我。聖門為學。雖淺深造詣不同。要同一箇求仁求仁者求。無我也。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麤當矯之以細。察其偏甚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人之克己。或能克於此。不能克於彼。此是克之有未盡也。能推其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則克無不盡矣。

己德所以不大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

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今人輒謂宿習難除只看先正為此之故用何等力量直是病根一拔盡拔不容更留毫忽。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為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朱晦菴先生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吳草廬先生曰君子小人之分理欲之間而已矣自今以往苟棄此一念之怨悔而擴充其天理尚庶幾乎其或尚因循不改而顛冥於人欲則其為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身也者非吾之身也父母之身也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孝至於此極也身也者非吾之身也天地之身也天地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乃棄之於小人也何其不仁至於此極也西銘之所為作也天地亦父母知所以孝父母則亦無負於天地矣嗚呼人懵不知道而身不行道猶云

可也。今亦既略知道矣。而乃至於違道。無乃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乎。嗚呼。何其謬戾若斯之甚也。

陳白沙先生忍字贊曰。七情之發。惟怒為濠。象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寔難。處逆非易。當怒大矣。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

此固大勇。然而頻復頻屬。不得此。又當知。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結果一生。至德莫如堯舜。至情莫如父子。病之為痼疾。而當慎。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之於幾微之際矣。是中心恭敬。擗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咸南塘曰。天理難復而易蔽。人欲難磨而易起。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欲如下坡推轂。路傍之草。踐剗而猶生者。欲也。瓊台之花。灌溉而難茂者。理也。

究竟難易在我。非天理人欲自能作主。况難處不難。則易亦不易。原不兩立。

耿天臺先生曰。俗清濃釀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為學問得力處也。譽而喜。毀而慍。利則競。害則撓。汨然終身。役於物而不悟。囿於俗而不能自振。而猶號於人曰。為學為學。吾恥之矣。

江盈科曰。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去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前輩風度。妙味無窮。

王少湖先生曰。學者事無小大。纔覺心所不安。便斬絕勿為。如此乃得遂其本心。不挫其浩然之氣。即此是謹獨之學。集義也只若優柔不斷。終焉內省之疚。悔之不亦遠乎。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乃學者每日用功最切要事。終身兢業。惟此二者。若遷善不敏。僅守一善以自足。豈能日新日進。集眾善於厥躬。改過不勇。過常在身。豈能洗淨舊愆。立於脫然之境。良可惜也。

鄒南阜先生曰。人之於事。有欲則繁。無欲則簡。人之處事。有欲則難。無欲則易。人之觀人。有欲則昏。無欲則明。人之待人。有欲則偽。無欲則真。欲之利害。介然如此。

繁簡難易之間。當身體認便知。

高景逸先生曰。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於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真是無謂。其如再看不破。何縱看得破。其如再忍不過。何

陳幾亭曰。嗜慾萌生。遂後必悔。忍過必樂。失其本心。故悔。得其本心。故樂。

無欲之謂聖。寡欲之謂賢。多欲之謂凡。狗欲之謂狂。用力寡之。斯寡矣。其治本在敬。不用力寡之。則必至於狗矣。其病本在怠。

又曰。高景逸先生云。財色二字落腳。便成禽獸。是其一生從未點染。最得力。最高潔處。雖寒潭皎月。天際瓊花。無以過也。他人既已受污。譬如垢服。須用幾許清水洗滌。視原來潔淨者。猶恐少留垢痕。是故見欲而亡心。異於禽獸者。何幾。心與欲戰。雌雄未可知也。靜而澄之。感而簡之。或庶乎。
反之者。不及性之者。凡事皆然。然少成若天性。又全係於習之之功。做功夫。必要做到若天性地位。纔是止於至善。

家制

袁君載世範曰。家不和。由於婦搆。其原又多出婢妾。蓋此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長。為忠於主母。稍一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讎。而彼始揚揚得意。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翁聽信。則戚族故舊皆失歡。而良善佃僕。反致譴責矣。

易之家人。已見及此。蓋內離外巽。外雖有善入之人。情而吾以及遠之。明燭之。則雖有譏搆。無自而生矣。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蓋因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

凡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不和之情。自茲而起。或至於終身失歡者。有之矣。若悉悟此理。為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為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此諺所謂識性可與同。居然父兄為家長。知己性之所偏。何不先自治。而亦以化子弟之偏。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矣。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皆令。或夫流蕩。或妻妒悍。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雖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癢。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諭之。此處往因不能忍。激而成變。慎之慎之。俟其自化。則胸中泰然矣。

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悞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平日又須善為教之。使其觸忤之火。則雖日犯吾者十數。可不致形於言。徵於色矣。此所謂善處忍者。

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至終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焉耳。有能先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日耶。

語有云。若要好。做大者。且然而况小者。

有兄弟不和。而致爭訟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辭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內中但須一邊。便不在此。苟積久之。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泰然。蓋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甯免其背後評議。此正須於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或從而增易之。又須於此看破。若能兩下。看破胸中。何從更起風浪。兩家之怨。且至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聞而亦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我所

親

呂叔簡曰。家人之害。莫大於卑幼各恣其無限之情。而上之人阿其意而不之禁。欲不可長。尤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之。婦人附會。而丈夫信之。家人起於禁此二害。其家不和睦者鮮矣。

家人不睦。其所相責者皆相似也。苟以其相似者自責。則翕然睦矣。

能自治者。必不輕責人。橫渠所以有不要相學之說。

胡師蘇曰。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間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且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為根為幹。為枝為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脈貫通。方能得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

呂介儒存古約言曰。或問家庭有難處者如何。曰。世之難處。有楚廩浚井。日以殺舜為事否。有如閔子衣蘆花否。大舜閔子所以成孝子者。正以難處中能委曲也。委曲中。便有窮妙。用故凡家庭雖難處。亦要十分委曲。不可徑情觸忤。

聖賢無難處。處之者不窮於道。故不窮於事。今人遇難處。便難處。父子兄弟間。如何得盡分。

柳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為外婚姻者。壹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人。讀經史一過訖。乃請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

至人定鐘。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飢。飯不過一食。諸子平時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做兒童時便須令他習不求安飽志操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擇壻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違故。少改也。子弟習見其父兄若是驕縱之心何自而萌三為大節鎮。既無良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退公布卷。晝夜不捨。顏光表曰：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為國也。以此達之鄉。推之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怒絕。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勢色貨利權錢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為善教也。一生學問事功全繫為子弟日始基何如余所見好子弟而壞於父兄之手者多矣多矣痛惜痛惜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哉。立身行己。增德惜福。教養子弟。達材利用。得志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其家庭。於以慕昌慕熾。何有哉。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御家之道。盡於此矣。而修身即在其中。

許魯齋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愚故向謂張公藝所書忍字。乃堅忍之忍。非容忍之忍。若一槩容忍。紀綱不立。其家不能以治一世。而况九世同居。子孫衆多。全在剛制之有其道耳。

洪武中。下詔褒舉浦江鄭濂累世同居。徵至京師。問其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唯克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張公藝之對唐高宗。帝深嘉之。遂旌表其門閭曰。孝義之門。

方孝孺候城雜誠曰。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學修身為要。以樹藝畜牧為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以濟人。習禮而畏法。亦

可以寡過矣。

河南曹氏曰。祠堂之設。所以盡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寔有家名分之首務。開業傳世之本也。常須修理完固。灑掃潔淨。嚴加鎖閉。非參謁毋擅開入。及將一應閒雜器物。於內安放。

呂叔簡曰。一家之中。要看得尊長尊。則家治。若看得尊長不尊。如何齊得。其要在尊長自修。

自修正所以自尊。而又誰敢慢之。此即孔子所謂臨之以莊則敬也。

沈龍江曰。禮與敬。有家之善物也。人情每詳外而略內。不知根本之地。先已不正。豈能及遠。自己一身。且不足觀。法豈能令子孫觀法。所以士君子居家。莊敬日強。禮儀卒度。不可以狎近而忽之也。

說來說去。總

王少湖曰。凡子女雖幼小。亦不可使同一處飲食遊戲居處。不問自己親生及婢僕。皆然。漸成褻瀆無恥。他日有不可言者。

先哲謹始。慎微如此。

吳懷野曰夫嚴似乎寡恩然禮法之中思義攸生寬似乎近情然縱恣之極子不知敬其父弟不知敬其兄婦不知敬其夫思義從茲大壞矣所以吉各分

也若相反而相成與其寬甯嚴也

倪正父經鉏堂雜誌曰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奈何曰先勿近而已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先勿近之怨亦淺矣

顏延之子竣事孝武帝為吏部尚書權傾一朝延之嘗早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本也驕狠傲慢禍之胎也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君子以為名言

顏之推教子篇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孫畏慎而生孝吾見世人愛而不教飲食云為恣其所欲宜戒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尚爾謂法尚爾者飲之笑之教兒之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於昔日姑息之愛則今日之督責不以為威初來教兒嬰孩信哉

柳玘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寔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仍前蔭不知自好。動輒凌人傲物。而以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為莫敢誰何者。對此能無通身汗下。比他人爾。

字字精寔。悚惕。故家子弟。各宜書一通。置為座右箴銘。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今日家庭之子弟。即異日朝廷之士大夫。其人品學術。始於家庭。而成於庠序。今其教一槩不講。在家無賢子弟。安得在朝有賢士夫。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慮未有所生。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

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不徒教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昔有以輕俊譽歐陽公者。公深以為取而力辨之。今日少年中有是風否。

或問呂東萊曰。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

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

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

不從恭謹未者。得第恰是敗壞他了。

陸梭山曰。人孰不愛子孫。而鮮明愛之之道。蓋一家之事。貴於安甯和睦。悠久

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

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維者。名利也。言及於名利。

則津津喜言。及於孝弟仁義。則澹然無味。若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

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可憫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

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

使遂志。而臨政不明。亦何足為仁義之光耶。且勿講到臨政不明。孝弟仁義

亦何賴此子弟。故象山先生有云。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

袁君載曰。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有業。不致於饑寒。富貴子弟耽酒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群小為伍。此便是業。如何不敗。以致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也。小人有舖。吸錢財之利。或乘間以贊成之。為子弟者。早宜省悟。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或自以子孫為賢。而以人言為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誠稍嚴。而母氏又庇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人莫知。其子之惡。中此率居其大半。庇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色博戲破家之事。而貴不使知。知又曲為之釋。官之子孫。不止於此。假勢凌人。飾詞妄訟。以曲為直。滅倫絕理。誤其父祖。陷於刑憲。甚且父祖知之而不禁。禁之而不行。三綱既淪。誰其挽之。凡為人父祖者。宜每事關防。時加詢訪。或庶幾焉。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轍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日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撫其細過。指為大惡。或遇親故。恣恣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此父母妄憎之過也。世間甚多此病。然不一類。或有先曲愛而後妄憎者。亦有不曲愛而但妄憎者。亦有不妄憎而但曲愛者。總只是見理不明。見理明。

則自無此病矣。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守。愚孝兩得矣。

許相卿曰：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防檢。陶習謙晦沉厚性情，禁絕浮誇傲誕者，與之游處，庶可成遠大之器。

子弟質性拙鈍，莫將舉業耽悞。早令習練公私百務，大都教子只是要渠做好人，不必定要渠做好官。如農桑本務，商賈末業，醫卜之類，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為，非貧不至失節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不早為決擇，必致進退失據，做成一生無用之人。豈非父兄誤之。

屠緯真曰：富貴納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濶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厥心內滿，厥氣外盈，已不勝其骯髒之習。子弟聰穎，甯非妙質所也。而食客遊士又為之調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

伯仲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傾家喪身，絕祀顧反，不如椎魯無能，保家之主也。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又方盛有時名，雙瞳如炬，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復一語，捍不得入。

嗟乎富貴之為害。一至於此。余願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亢。蕩其麤鄙。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不能教子弟則其所以為父兄舉策數馬甯至令如是也。一事之能。慎無輕發。一語之俊。慎無妄誇。是乃真能愛其子弟者也。

孫慎行曰。孟子說賢不肖相去不能寸。夫子弟不中不才。何至并及父兄。父兄

即棄不中不才。何至遂下同子弟。

父兄之中才全在能養不中不才上。每思見若已中了才了。焉有不能養者。

每思

子弟不孝而逆祖先。父兄輒任之逆祖先。將得為孝乎。子弟不弟而犯長上。父兄輒任之犯長上。將得為弟乎。推此而夫婦之間。或乖戾傷恩。或昏悖干分。朋友之間。或殘賊破義。或巧詐滅情。父兄可泄泄坐視乎。可謂子弟事一言再言不聽。遂付之無可奈何。而卒怙終乎。非姑息縱惡。謂之不愛。子弟寔安忍樂禍。謂之不知自愛。如是而子弟不中不才。父兄即目曰不中不才。豈為苛責。今人或以父兄之賢。遇子弟過惡。姑為容恕。此在鄉里持厚則可。若父兄甯可以之自便。古來既有不可亂之名教。居常更有不可窮之流弊。教子弟非為子弟也。乃以成其為父兄也。於此可見成已固所以成物成物乃為成已。教得一分。方

言行錄 卷五 十四
是自己一分進步。

方定之曰。舊家子弟。使人不樂與。曰。各曰陋。此好消息也。使人稱之曰慷慨。曰。個儻。此惡消息也。雖然。見義勇為。臨財能讓。乃佳子弟矣。總是事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財用其所當用。而不當用。其所不當用。夫豈不佳。

語曰。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夫無常業者。遊民也。豈惟不免於餓。放僻邪侈。無不

至。而刑戮隨之矣。可不戒哉。古之志士。帶經而鋤。負薪而讀。固貧者之業也。

奚足恥也。士之恥貧。不足以為士矣。貧而無恥。不可以為人矣。

朝廷重養士之典。則不耕而讀可也。不然。士當兼耕讀為業。如止從事詩書。無以利生。恐壞士習。

薛千仞曰。士大夫家。年少子弟。必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不

可不慎。

先入之言為主。最不可不慎。

倪正父曰。子弟傲法。必觀父兄。蓋有父兄節儉。而子弟淫侈。父兄謙勤。而子弟傲慢者矣。今父兄日為傲慢。而責子弟以謙勤。無是理矣。雖痛責之。彼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其有卒服乎。故為父兄者。不可不先自修。

要著
要著

飭

或曰既有子孫當為子孫計。人之情也。予曰君子豈不為子孫計。然其為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和下睦。五也。為擇良師友。六也。為娶淑婦。七也。常有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為子孫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為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

龐德公云。世人遺子孫。以危。吾獨遺之以安。

讀書鏡曰。黃魯直云。人生須較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又必尊敬之久而不倦。今士大夫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藝麻必不能為粟也。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疾藜入室。向之譏諂面諛者。且轉為下石喪甲之人。可勝歎哉。

陳幾亭曰。鄧禹子二十人。皆教以孝謹。不令習恢奇大略。哲哉。天下漸平。奇偉個儻無用。傳以孝謹。足使牧民佐治。而保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略。使子孫

飫聞而慕效。則日思見奇。奇無所見。或詭而為逆。房遺愛之覆宗。亦元齡之素訓。未如禹與。

陸道威曰。人家教子弟。固是要事。教女子。尤為至要。蓋子弟失教。至長大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

壞風俗。小則墮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朱子小學書。本不為女子設。然女子於數歲時。亦宜令讀之。并與之講說。使知所以相夫子。而宜家之道。已無不具於此。此亦教女子之要道也。今人非不教女子讀書。但讀非所當讀。適所以累之耳。

畜德錄卷六

洞庭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以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家制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而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寔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寔為之。趙王之戮。父寔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鑑也。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異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叔伯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

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者。

如是則安得。不如仇讐耶。世有乘伯叔父無子。利其財而善事之者。又非也。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无

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

富貴之樂也。吾宗族甚眾。於吾雖有親疎。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

無親疎也。縱是本原看得透徹。此皆親親事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飢寒

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

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又何顏入家廟乎。於是俸祿之餘

均給族人云。

方定之曰。祠苟完。有餘力。則置田。供祀外。可以周急也。然須量給之。使耕穫焉

可也。若遊閒如故。而素飽不取。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閑家哉。行小惠。慕虛

名君子不為也。惟憂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

王耐軒曰。貴族大姓。有為富不仁者。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為

其所及也。

晴湖張先生烈文曰。夫婦人倫之始。聖王所重。惟尚財而不論行。取勢而不論年。因之敗德蠹家。離間骨肉者多矣。人能思良婦為起家之本。務在配德。勿援權門。必求真賢。勿貪富利。苟得貧家勤慎之女。彼必安貧守富。孝親和家。尤為生福之源也。

此事在孤貧之家。易在華盛之族。難但思富貴豈能長保。則擇婦亦無務為其可上不可下者矣。豈惟擇婦百事皆然。

張寅安福人。弱冠出亡之。莫有憐其才者。館穀之。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荐。其人欲與之聯姻。寅曰。幼常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女自經以誓。凜凜不可奪。至是遂諧伉儷。登進士。封康為安人。此念婚姻之重。不以時勢易心者也。

薛敬軒先生曰。仕宦之家。往往有假文辭。假字畫。非儒而冒為儒者。假字妙。自真貨。又道是體面種種。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少不得遂為所中。種種。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絕。亦清

心省事之一助

王陽明先生客坐私祝曰。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程伊川先生曰。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耳。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此似難行。然此務求所以曲全之可也。

胡師蘇曰。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痛勞苦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吾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恕。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為得體。

許相卿曰。蠹家莫甚冗食。家眾勿容遊手。僕婢雖供給使令者。亦有課。但視專

執者量減分數耳。

此亦魯齋先生所謂治生之一端也。

沈文端文雅社約曰。

鄉宦或好省事。而僕從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

宦也。

此處須放出測隱之心來。

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况復

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鄉人豈能堪哉。

吾兩手兩目。既不能徧戢之。乃猶招延之不已。豈不益自苦哉。故與諸公相

告。大凡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侈矣。若謂有不衣

不食。而為我服役。則益不可何也。彼藉我以行其私也。不知要他何用。若供使令亦正無幾。彼

藉我以行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

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讀者猶不奈何役人者。而反為人役哉。縱不然。而堂

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所宜處矣。此處須放心來。總若存得是非之心。二者便俱不犯。不然則既不智不仁不義。縱其僮僕取非所有。必且凌蔑親長。又焉得有辟讓恭敬之心耶。

高景逸曰。人家有崖岸體面之說。大害事。如家人惹事。直者當置之。曲者當治

之即直者亦當論他犯我我乃往往為體面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
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切宜戒之

孝友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毆撲不得已
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
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奴婢
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
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恋也自處於薄而又別
以不安真是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至拜侍中
至性過人不受詔賜歸加禮賜穀千石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為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母所生每與祥代勞母常
賜酒欲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苦服役卒能調
和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為孝也呂虔有劍相其文
佩者至三公以奉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薨解以與覽

宋司農少卿朱壽昌。天長人。字叔康。父吳守京兆時。妾劉氏有娠。為嫡妻妒忌。逐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子割別。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既仕。行四方。求之。不得。與人言。輒流涕。熙甯初。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抱薪而來投舍。歎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是之苦乎。壽昌聞之愕然。近前問故。乃知為生母也。年七十餘矣。壽昌乃同母所生弟妹皆歸。為買田宅居之。居數年。母卒。壽昌哭泣幾喪明。

袁氏世範曰。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缺。則轉以與其貧者。此正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為怨。此殆未之思也。誠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且弟之不當厚之耶。

正德間。吳人有歸鉞者。早喪母。父娶後妻生子。鉞由是失愛。父責鉞。母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力也。家貧。食不足。炊將熟。母即啾啾罪鉞。父怒。逐鉞。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及鉞歸。又曰。有子不居家。在外做賊耳。又杖之。鉞依依戶間。

此尤
難得

不敢入低首淚下。鄉里莫不憐之。父死。母獨與己子居。擯鉞不容見。鉞因販賣市中。時私從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歲大饑。母弟不能自活。鉞涕泣奉迎。母自慚。感鉞誠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後弟死。養母終身。至死不言後母事。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立身行道。果是何道。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許大的事也。只是立箇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即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即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孝為孝。方為大孝。以天下之弟為弟。方為大弟也。曰。若如此說。則孔子孝弟也不曾了得。曰。吾輩今日之講明良知。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却因何來。正是了結孔子公案。曰。若如此說。則吾輩未必了得。曰。若我真是為著孔子公案。則天下萬世不愁無人為吾輩了也。聖人之生於世。若論萬物一體。念頭何時可了。若論素位而行事業。一家之位。有國天下之位。有。即此可見聖人之心。只因他自不以為了。所但現在分內。不要錯過便了。

以畢竟可了。若彼自以為了。則所了者又何足以言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

於世道關切。大家須猛省猛省。孔子所以也。只是祖述憲章。惟孔子所祖述者是堯舜。所憲章者是文武。所以堯舜文武風動和恒。不為優。孔子老安少懷。不為誦。

義烏喻夢炎二子曰。京曰。高事其母石。俱以孝聞。後石與京相繼歿。竝殯其堂。

會甯海寇起。抄掠傍縣。家人咸逃匿山谷中。高徬徨不能去。號哭竟日夜。乃

斂金帛。賞兩柩間寇。至奉以為質。告之曰。吾所以不懼死而措此者。丐以全

死者爾。情詞懇切。寇相顧駭愕。勿為取。且以善言慰撫之而去。家人返。怪其

人與柩皆無恙。而金帛故在。莫知何以致然也。此必不自明言。故人莫知。高

後以壽終。人稱其長者云。

六朝潘綜。當孫恩之亂。賊黨攻掠村邑。綜與父驪同避賊。驪年老行遲。賊轉迫。

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驪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

我不去。我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驪。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

綜已悶絕。有一賊從旁來。語其眾曰。此兒以死救父。何可殺之。殺孝子不祥。

賊乃止。父子竝得免。無此誠之能動物。只緣異類非誠。誠與誠觸其機。自發。宋文帝元嘉四年。有司奏

此所謂
幾諫也
便有箇
至誠相
感在內

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六朝庾子興。南陽新野人。少有至性。父域卒。官巴西。子興奉柩歸。至巴東灩澦。

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興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減退。安流南下。至誠

格天。蓋誠即天也。夫何間而及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灩澦如幘本不

通。瞿塘水退為庾公。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述之。事畢則返命焉。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命。然後改

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即

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蔡君謨曰。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

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存。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

產賣宅。以為酒肴。燕勞親。知弔張筵。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為心。不在

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為孝之本也。何不移此誇勝於分養之日。雖其

於父母。然猶為用所當用。噫。均一豐儉耳。適宜。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

不善乎。

羅暉大觀間游太學。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冥，可亟歸。暉曰：我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暉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死，顏光衷曰：此事人最易推過者，年復一年，若付之不肖孫，幾無安土之望。一遇水火，又有漂焚之虞，安可避忌風水，遷延歲月，謾不加意哉。正恐不止，陰陽避忌，然不責其兄而責士人，則凡頗有知識者，其簡身倍慎當何如乎。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常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悉，曲折不待切脈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孝梯之至，通於神明，即是可見。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開心見誠，令人但感其孝，不嫌其直。

吳草廬曰：甚矣人之不可忘孝也。孝者何？常以父母為心而已矣。父母憂而憂焉，父母喜而喜焉。父母之所憂者，不善也。父母之所喜者，善也。以父母之憂喜為憂喜，即是為善，必果為不善，必不果也。行必

不招辱也。言必不招忿也。其順必足以事長。其忠必足以事君。一瞬息之間。未嘗忘父母。則無瞬息之過矣。一毫髮之事。未嘗忘父母。則無毫髮之過矣。孔子以謹身為庶人之孝。而孟子亦以守其身而後能事其親。使一瞬息間。一毫髮事。而不以父母為心。則是忘其身之所從來者。而又何能知所謹守哉。

袁氏世範曰。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為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而為子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親意久而自回。無徒怨天尤人。付之無可奈何也。無可奈何四字中。不婦有舅姑者。多不為舅姑所喜。亦宜持此法。

沈龍江曰。世俗有父子異居者。亦有同居異爨者。獨不思吾之身。父母之身也。乃忍分爾我。析七筯。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人然。可乎。不可乎。假使我當食。親猶未食。吾能下咽耶。當親食時。不知肯否。於心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子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地。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為細故。

世道江河。皆從習而不覺中來。纔覺真如塗炭之不容少生。

薛公遠自戶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官居四十年。家無長物。食不兼味。室無媵妾。

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觀此則亦可謂能不忘親者矣。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

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

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己衣殮之。雖嚴寒。赤身弗

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

姚弱侯曰。父母生子。早不過二三十歲。子能成家自立。身登顯貴。早亦必待二

三十歲。然則為人父母者。待子能養。已是五六十歲。譬如持短燭行長路。奔

趨投店。尚恐燭滅。况敢逍遙於中路哉。為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豈知

堂上髮白眼暗之人。又復芟除。一日耶。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况妻

可再續。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地。尋覓無門。言念及此。能

無懼乎。

孝子愛日。正以此也。

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王密。上郡人也。常與弟傷。子元直。於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傷。元直於途。乞丐民

間。比還。傷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

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傷。此亦是子可

可再得之意。當下勢難兩全。只合如此。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以傷元直授密。而去密

後亡。傷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蔡君謨曰。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

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婦言又必倚財利。至有與訴訟。冒刑獄。至死而不

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忘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食父母。夫何

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何以故。以父母之體

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

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此無他故。不過以兄弟為分。父母之財者。而不專於我也。易得者。錢財難得者。兄弟何為而至於此。

黃庭堅常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

才力不在人後。但應舉困頓。遂潦倒如此。常思兄弟間稍從容者。便當助其

甘旨。吾儕所以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沖和之氣在此

一枝耳。其寔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今人兄弟間。其

其莞者。顯者。往往得意自矜。而不相顧恤。晦者。枯者。往往心懷愧沮。而不免疾伎間。先生斯言。一切俗腸。俱應渙然冰解。

法昭禪師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

為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

樣看。居家事無大小。但須念那一件兒。此語最堪感悟。

袁氏世範曰。人視兄弟如仇讎。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

不知已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之兄弟不和。則我

之諸子。更相視傲。能禁他日不乖戾乎。

鄭殺一共叔段。而釀數世之禍。此天道之斷斷不爽者。且眼前事。應彰彰而不悟者。如故傷哉。

孫文介公大病。仲兄北愚祈身代於神。涕泣言弟才勝。弟若死。吾父何賴。家門

何賴。不若吾死。弟得生。又夜半大雨如注。匍匐數里詣醫家。長跪床前。莫必救。以是醫旦晚坐視。約必起。甯身不受糈也。

兄於弟如此。更不易得。

勤儉

胡敬齋先生曰。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材用。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祝無功曰。持家者持二字。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後為勤。澹澹乎聲

利百好。而後為儉。今之所謂勤儉。貪耳。各耳。

不啻晨鐘醒夢。後世之勤儉者。大都適成貪。各惡習耳。噫。

倪正父曰。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樂。其後衣食必貧。君

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

陳幾亭曰。公子荆。日增一日。勤儉所致。無損於品。但有品人。自不致太富。富則

能散之。若汰侈成性。妄取過費。墮盡祖宗之業。彌彰其不肖耳。豈得自附于

澆落。以不問生產為高致耶。

方定之曰。大夫不為場園。士不通財貨。古也。古也有世祿。有恒產。故公明儀拔園葵。去織婦。不與民爭利。今也不然。國不可以不理財。家不可以不治生。國不能理財。則以四海之富而患不足。家不能治生。則仰事俯育。無以贍也。是故有土閒而蕪之。則惡其棄。義不為焉。公叔文伯之母猶績。孔子稱之。張安世之家無遊惰。是以七葉珥貂而不替。其可則也。豈若霍家子都乎。儉以成廉。積而能施。君子哉。

許魯齋謂學者治生為急。先儒頗非之。士不生乎乱世。不知魯齋此語之切。寔原教人以治生。非教人以謀利。謀利與治生。正天理人欲之介。不可不辨。

周定王使王季子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季子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季孟二子儉。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叔孫東門二子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亡之道也。

晏嬰為齊大夫。朝祭。敝車駕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今得煖衣飽食。敝車駕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邱據遺之輅車乘馬。三還不受。

公不悅。起名晏子至。景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蘇東坡曰：「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為之，自與俗人不同。」坡翁看得慳儉不分曉，然謂與俗人不同，可知是儉不是慳。又書示內兄曰：「聞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

士大人好書畫奇物，雖與王戎之居之後，決不能食淡味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吾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如糞土也。

譚子曰：「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壘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司馬文正公訓子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兒，長者

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要其大則赤子時亦必有異。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帶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為詬病。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猶記天聖中先君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于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家亦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古人用心類如此。總是看得富貴如浮雲。則身既不為所累。并不以累子孫甚矣。義之為利也。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或規之曰。公雖自奉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

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能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古者士大夫之學問。原原本本。如夫儉則寡欲。只是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饋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萊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鮒知其及禍。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力行。當以訓示子孫。

王文正公旦。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氍毹。不許。有貨玉帶者。其弟以為佳。文正令自繫之。曰。還見佳否。自負重而令人說佳。何為亟還之。生平不置田。

宅曰子孫當令自立。何使爭財為不義乎。每有賜與。瞑目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真宗欲大其宅。辭以先人所居。乃止。其儉約如此。晚年真宗與近臣燕語。勸以聲妓自樂。公素無妓侍。乃勅直省官為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公難逆上旨。遂聽之。君使臣以禮。此可謂禮否。真宗固不得辭其過。而公於此。知若何。公何不惕然動念。正言止之。而初。舊相沈倫家華侈。其花籃大桶諸遽為改。心易節。此公之所以多疵也。銀器皆故錢塘錢氏以遺中朝將相者。省直官與沈氏子孫以銀易之。具白公。公蹙額曰。吾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省直官問沈氏作器尚可求否。對曰。向以銀私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聲色之移人如此。

此見人當固守儉德。無為前後易轍。

寇萊公功高德茂。為當時名臣。而奢侈太過。好聲歌。不惜綾帛。漫取賞犒。妾倩桃有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杼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意軋軋動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又有僕泣云。太夫人沒時。求一足護身不可得。豈知今日這等富貴。萊公由此遂止。刺心其妙於措辭。不減蒲桃二詠。而切擊過之。故感公亦不同。

陸梭山曰。古之為國者。必於歲杪。五穀皆入。制國用。家亦宜然。若有田疇者。當以所入除賦稅外。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為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有所餘。別置簿收管。以為修葺醫葯賓客饋送之用。又有餘。則以周給貧族。賑濟饑寒。其田疇不多者。一味節嗇。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次日無補。便有破家之慮。當謹戒之。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忽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防矣。天地生財。原以供天下之用。積而不散。天地之不容也。久矣。安得故所謂節儉者。必立法以為準。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千錢者。用千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酌乎中而為可久之制也。世皆謂用度有何窮盡。是蓋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嗇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

張子韶時一士夫遠自江浙携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為累。焦焦然見於顏色。因

謂之曰。貧不足為公累。心為公累耳。按本塞源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

老幼均之。自可無累。內中具見裁置之宜。不是一味擺脫。故妙遇。若恣口腹。

欲快意。但恐私欲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

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只是無欲。便自無累。

何垣曰。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盼盼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

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羅景綸曰。常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

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儉淡薄。有久長之理。是可

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

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

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先輩之於儉德。稱數其美。蓋亦不遺餘力矣。而人卒不覺其即於奢者。一以習之難返。一以欲之易流也。然而習難返。畢竟由於欲易流。端本澄源。惟在

欲寡

石印
精本

晦香詩鈔

裝訂四冊
價洋七角

前清諸星及先生青溪望族幼工聲律頗及戲塘表
簡盡黑重所著晦香詩鈔清新俊逸卓尔不羣
其自顧身立慷慨悲歌尤有纏綿悱惻之
致用潔白綿料連史紙石印精行成書想
海內風雅之士當必以先睹為快也欲購從速
遲恐不及

總發行所

上海
漢口
松柏
街

掃葉山房全啓

畜德錄卷七

洞庭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勤儉

明太祖與侍臣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袁君載曰。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日。子弟速謀損節。猶慮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吾。

此見席前業者。地有不同。當思事亦宜異。所以李文靖張文節俱豫為子孫計。而不欲廣大其規模也。若祖宗能豫為之地。固善。不然則祖宗規模愈。

大子孫收
斂宜愈早

人有財物。慮為人所竊。則必緘滕扁鎖封識之甚嚴。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算計較量支用之甚節。然百日之嚴。無一日之疎。則無失。百日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百日不嚴同。百事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百事節而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

許相卿曰。諺云。富貴怕見開花。此語殊有意。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懼。今有方值豐亨。便生驕溢。侈筵慶賞。過飾婚喪。伎樂聲容。沸騰傾動。光映門戶。勝絕鄉邦。則是花開矣。夫無德而富貴。謂之不祥。宜加省懼。何用誇侈。但須存念。何富貴之能。子孫有是。亟為斂抑。差緩傾敗。

淫人能禍人。能子孫有是。亟為斂抑。差緩傾敗。

呂涇野先生問諸生曰。汝輩在此。衣服飲食。須要儉省。積久後。便得其父兄歡

心。就是學問也。

即此便想見先生功夫切實。

或問先生堯舜於變風動。先生曰。堯舜一心。只是愛民。自家茅茨土階。投珠抵

璧。禁作漆器。故堯舜之世。錦綉玉帛。無所用。是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可愛。

於變風動從此看出。莫作空言須見道理。吾人安得見唐虞這箇美風俗。天下之大不可見。且須

使一家風俗之美。當自家一人做起。只要自處得淡薄些。長老處厚些。兄弟

處厚些。積成久自感化。若自處淡薄則長老兄弟亦易厚。然又非過於薄已以薄其長老兄弟也。

羅念菴先生誠弟遼夫曰。節儉不數益。人當自食其力。無功過享。後必有災。先

大夫暮年。非飯客不市肉。或以魚蔬飯客。未嘗不飽。先大夫且爾。况吾輩哉。

知守分。即他日處貧與賤。可無異望。可無怨尤。此一益也。省浮費。以均僮僕。

足其衣食。令免饑寒。元亮有云。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恩。結其心。緩急得濟。此

二益也。妄用者多妄取。財者人之命也。豈容以妄得之。得之以妄。彼必妄以

相加。吾身危矣。出爾反爾。此亦最易見者。授受之禮。度不能報。勿受其施。如

施過情。不責吾報。必有非情之望。隱於其中。慎勿爽之。辭受取捨。最是大節。如

今人更誰廉恥不喪。始名為士。此三益也。同生天地。即為同氣。不忍之心。乃

我生機。然非財力有餘。即側隱不可全。前在舟。見汝以米濟弱者。吾甚慶喜。

此心不忘。去道何遠。減一滋味。於食無損。全一性命。利人不細。此四益也。

李元薦曰。室以安身也。而朱綠元黃以繪飾之。則捨原而徇視矣。食以適口也。而藻繪華鮮以陳設之。則捨寔而飾觀矣。衣以蔽體也。而錦綺美麗以眩耀之。則捨真而奪目矣。夫初之制為身也。而終之至於悅觀焉。又廣之以悅人之觀焉。又極之以示威。以逞華以悅四海之觀焉。不已失其初乎。聖人以務朴而遠奢。

此真人之所極奇而不可解者。不可解者以其昧也。彼昧於理。我使不可解。

王材南雍申教錄曰。天子能儉。則天下被其仁。諸侯大夫能儉。則一國一家被其仁。士能儉。則處富也有諸己者。安處貧也。求諸人者。寡由是而業官。則不失所守。由是而及物。則隨分有濟。是儉也。內可以治心。外可以治人。小可以保家。大可以保天下。其為德敦重焉。士志於道。以不恥惡衣惡食為先念哉。
只此一念為根柢。便憑他境遇之來。無所不可。

呂叔簡曰。樸素渾堅。聖人制物利用之道也。彼好文者。惟樸素之恥。而靡麗夫易敗之物。靡麗者。不智甚矣。或曰。靡麗其渾堅者可乎。曰。既渾堅矣。靡麗奚為。是故君子作有益。則輕千金。作無益。則惜一介。假令無一介之費。君子亦

不作無益無益者其費類皆不嘗何也。不敢以耳目之玩。啓天下民窮財盡之禍也。

于穀山曰。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卮玉盞。以示輔臣。曰。用此恐人以為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違君之惡。乃過君之善。京之佞。不容誅矣。即此觀之。徽宗以前。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為用。乃今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歎。宣和之侈。佞臣以玉杯為華。今之士人。且以象箸玉杯為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肖深惜也。物力之訛。有以然矣。

鄒南阜曰。淡薄是士人禋身要領。後生不省事。走入繁華路去。如何得長進。最

根基深得牢固。衣冠飲食。俱從儉樸始。斯人也可以進德。可以凝福。

李元衡儉說曰。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讐。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胡師蘇曰。天地所生財物。固以供人之用。然必博節愛惜。若有不得已而後用之之意。雖所處有餘。常懼不足。方能用度相繼。倘務奢侈淫縱。任意妄費。不

惟所用易竭。而暴殄天物。必為造化所忌。安能久享福祿乎。
此言物力之可惜。宜樽節浮費也。聖人感饌變色。亦是惜物力意。若如振貧急難。則又為造物流通財用。此正造物所深喜。倘亦有不得已者。則善而非善矣。

善矣。

顧幼章曰。傳曰。作德於涼。猶懼其奢。作德於奢。弊將何極。有味乎其言之哉。何曾日食萬錢。云無下箸處。可謂奢矣。令後人無以加矣。而曾子邵一日之供。限費二萬錢。不知數不止。視乃父益又甚焉。故不再世。而子孫有為丐者可痛哉。

此見奢之為害。不能保其子孫。

倪正父曰。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為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
儉之該象善也。如此。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以遺。不肖子孫。為酒色資。不智也。

許名奎曰。天賦於人名位利祿。莫不有數。人受於天。服食器用。豈宜過度。樂極而悲生。福來而福去。行酒斬美人。錦障五十里。不聞百年之石氏。人乳為蒸豚。百婢捧飲食。徒詫一時之武子。史傳書之。非以為美。以警後人。戒此奢侈。

陶君奭曰。宗中治席日華侈。余告之以燕集銘。申之以慈儉約。終不見聽。於是為之言曰。諸君之所以為此。果饒為之。抑亦有所不得已也。果饒為之。吾無責焉矣。亦殊不可必不得已而為之。又何苦焉。夫侈惡之大也。儉德之共也。必不得已而從惡之大。又何如得已而為德之共。或曰。彼固饒為之子。又何諄諄為。余曰。子所言。一人一日之事。余所言。眾人長久之計也。夫饒為之人。少不饒為之人多。以一人之饒為。而使他人有不及之恥。饒為之日短。不饒為之日長。以一日之饒為。而使異日有難繼之恨。皆計之拙者也。此即饒為至於余言之而終不見聽。則亦無可如何。惟有我自用法已耳。

趙簡子乘敝車。腹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見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

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陳幾亭曰。慳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何嘗相似。世人認慳為儉。認奢為慷慨。殊可笑也。希文食不重味。死無殮具。然膏腴千畝。以贍通族。慷慨無

以加東坡切百文為三段。每日用一段。而傾囊五百金。臨終焚券。真儉之人。

決然不慳也。

只是認得道理清楚。不當用而不用。謂之儉。當用而不用。謂之慳。彼不當用。不用。正以供其當用。即用耳。安得不慷慨。

樂周人者。自奉必薄。著於身者。惠不及其親。

泣官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輒。昔馬援以意改吳諺。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歐陽公辭姪買硃砂云。汝在任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與此相發明。然寫經雅事。又為親意。抑且諫止。此為尤難。

程顥知扶溝時。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鮮華。以

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布

帳。可用之。須如是持已。纔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潘麟長云。往鄆懋卿以總理益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藤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瀨。海剛峰令瀉安供帳。

可信無是矣。顧如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間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間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體勤到此。正朱子所謂務審其幾。只於此處便幹轉也。大學能愛人所惡。惡人所能惡人也。只是此工夫透徹。不然私念一萌。潛滋暗長。便到好政。乃有此一段本領。夫豈易逮。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或庶幾乎。

張甬川曰。人心之不齊也。馳騁而多岐者似能。矯偽而閃儻者似智。詆人以貢諛。導利以間親者似忠。突梯脂韋。先吾意為而將順之者似愛。吾以為能而親之。則困之罔也。以為智而親之。則盲之罔也。以為忠而親之。則欺之罔也。以為愛而親之。則害之罔也。專一者應而不窮。故至能若拙。沈晦者慮而克審。故大智若愚。利歸於人。義歸於我。道人之善。攻我之不善。此纔是忠。正恐當前不覺喜。彼而填此。故至忠難合。直而不阿。切而不媚。惟其是不惟其從。是愛故至愛難親。以是求之。失者鮮矣。

徐養齋曰。人非我。安能盡如我意。凡吾一言一行。亦有不自當於意者。乃復以

是深責過望於人惑矣。自不當意處亦能如是深責過望是以君子貴恕也。
人居高顯則思卑下之艱難。居飽煖則思飢寒之困阨。居安逸則思勞瘁之當
休。居明哲則思愚暗之可恕。當時時放在念頭上力可及而及之。求可通而
通之。亦成已成物之道也。

王陽明先生曰。聖賢處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己為君

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矣。有委曲之用而無委

愚嘗謂孔子應佛拈公山之名意中原不欲往所以云欲往者待小人之道也。使他人當子路之言即未免稍露本懷而孔子始終不曾道破豈非委曲

用妙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

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段相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

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許以為直。挾勝心而憤嫉。圯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

習亦無益矣。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

便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朋友善不善。總是自己分內事。奈何不反求諸己。轉去鄙薄他

蔡虛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也。蓋凡接一切人。應一切事。皆當以

仁為主。至於仁之行不去處。便有義以裁之矣。故不窮。

戚南塘曰。應酬繁劇時。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學問何在。

正要耐心。一一與他理會。俾各得宜。不然便是程子所謂非事累心。乃心累事矣。

一富人。性競直。涉世多致怨。唐一菴與之語曰。吾知汝心無他。但以富人處今

之時。須屈抑一分。乃得平理。如取諸人者。以百計。當以得九十為平。與諸人

者。以百計。當以一百一十為平。此正所謂良多如此。則人皆親附。得其九以

入吾用之。之資。棄其一。以定吾得之地。妙語。當假之顏色。溫我語言。體其

甘苦。乃是不費之惠。尤其可為也。其人悅而不繹。果教以事累。

呂叔簡曰。飯休不嚼。就燕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語休不想。就說。事休

不思。就幹。此種種受害如

稠象中。一言一動。大家環向而視之。口雖不言。而是非之公自在。果善也。大家

同萌愛敬之念。果不善也。大家同萌厭惡之念。雖小言動。不可不謹。

此有二病。一則不知是非。一則蔑視天下。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之理。

人情要耐心體他。體到悉處。則人可寬過。我可寡怨。

寡怨所全尚淡寡過所全甚多一體悉人情而人亦泯其過。即此便是己物兼成的道理。

處事要事事妥貼。處人要人人得所。譬之握髮理絲。一莖有緩急。便不停當。體貼

最

矯激之人。持勝卑庸一等。其害道均也。吳季札陳仲子時苗郭巨之類是已。君

子矯世俗。只到恰好處便止。矯枉只是求直。若過直。則彼左枉而我右枉。矯

只矯世俗道本無枉。矯而過直。只不知道。故聖賢之心如衡。處事與事低昂分毫不得高下。使天

下曉然知大中至正之所在。然後為不詭於道。

嫌疑之難辯也。百口不能自明。君子知辨之難也。避嫌遠疑。使此心如日月。常

懸以示人。是謂潔己。是謂自愛。然嫌疑有不必避者。當大任也。遇急難也。此

時而復避嫌遠疑。則必大悞事矣。

只有一箇耐煩心。天下何事不了得。天下何人不能處。

無謂人唯唯。遂以為是我也。無謂人默默。遂以為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為

愛我也。無謂人卑卑。遂以為恭我也。

此非過疑也。唯唯默默。原非是我服我之道。照照卑卑。原非愛我恭我之道。且不信之已。而必信之。人便是未著。何不顧我之。可是可服。當愛當恭者。何若無可自信。即是我恭我。我無不可也。奈何徒為人所愚也哉。

我益智。人益愚。我益巧。人益拙。何者。相去之遠。而相責之深也。惟有道者。智能

諒人之愚。巧能容人之拙。知分量不相及。而人各有能不能也。

此猶落第二層的道理。良多益寡。稱物平施。大智何嘗自見。為知大巧何嘗自見。為巧耶。

處世只一恕字。可謂以己及人。視人猶己矣。然有不足以盡者。天下之事。有已

所不欲。而人欲者。有己所欲。而人不欲者。這裏還須理會。有無限妙處。

究竟只一恕字。盡之。聖言豈還有遺漏。取聖人之己。原是公天下之己。以為己。不專是一人之己。若己所欲。不欲。而不同。諸人者。畢竟還落氣質意見一

邊的非。聖人之所謂己也。公此言。雖未嘗不可。以訓世情。若研辨道理。恐聖言正未可輕火。

事物之理有定。而人情意見。千岐萬徑。吾得其定者而行之。但定理亦不易識。

乃即形迹可疑。心事難白。亦付之無可奈何。若惴惴畏譏。瑣瑣自明。豈能家

置一喙哉。且人不我信。辨之何益。人若吾信。何事於辯。若事有關涉。則不當

以緘默妨大計。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手段不可太濶。太濶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此二病好

犯最易

處利則要人做君子，我做小人。處名則要人做小人，我做君子。斯惑之甚也。是

惟知有己聖賢處利讓利，處名讓名。故淡然恬然，不與世忤。

吳懷野曰：不居功，故無怨；不輕許，故無負；人，不輕信，故無負我。

輕施者必好奪，善論者必善驕。施令人喜，不若無奪；以叢怨，論令人悅，不若無

驕。以招尤，交際以禮，取與以義。此是攝柄所在，無攝柄如何處世。禮義不愆，何計乎人喜人

悅哉。

龐順陽曰：凡人忿怒時所行，怒解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

如欲渡者，順風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

時凡所欲為，雖似甚近理，第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

怒人最欲語言行事，可不畏乎。

所以平日要做操存工夫當幾血氣用事
即欲檢點亦措手不及何況又不檢點

陳玉壘曰。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浼。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於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為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嘖一笑。俱慎之可也。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立體時當思善致其用。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却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達用時還須無失其體。如此方免二者之弊。利瑪竇曰。以詐待友。初若可以寵人。久而詐露。反為友怨薄矣。以誠待友。初唯自盡其心。久而誠孚。益為友敬服矣。

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舊交不可棄。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後貧賤。則舊交不可恃。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吾欲親友而友或疏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自處於疎也。

我胸中浩浩焉。無富貴貧賤之見。以遊于世。固無不可。然人之心。不能必其無富貴貧賤。似不可少。此體察。

胡師蘇曰。事無大小。只當以理為主。然理雖在我所遇之人。愚者不知理。强者

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處。便當審度事勢何如。從容處

之。此處便有克己。事小。便含忍過去。甯我讓人可也。事大。則質之官府。告之

親友。辨白曲直。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吾有理。悻悻生忿。直要儘力作

到十分。不肯退步容忍。此處便有肆欲。則愚者終不明。强者終不服。奸者必

百計求勝。或有理反成無理矣。古人謂事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

折。此處事者之法。

親族鄰里所居甚近。相與甚久。凡生畜之侵害。童僕之嚷鬧。言語之有觸忤。行

事之有錯悞。其勢必不能無者。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不必詳責於人。只

知反求於己。方能久處。此固居鄉曲之善法。然不外乎己所不欲。勿若不忍

小忿。邊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吾恐相報終無了時。勢必不能

兩存。世人往往犯此。何其愚也。

人有求於吾。力能應則應之。如不能。當和顏異語。告以難應之故。而辭之。固不

可疾顏怒色拒之太嚴亦不可託故延展此候事尤為薄道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

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象面責

彼必不樂且或強辯不從更塞他覺悟的路了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

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

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斯嫌疑既遠而可以久處矣

人世惡習一指出人情偏以此為親昵而

人之承奉我誇譽我必反而思之果有好處猶宜退讓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

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

狗我者也侮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

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悞而人未加察我唯自責

自修而已道無過此

王耐軒曰昔甯羸識陽處父之剛以為華而不寔怨之所萃犯而駭怨不可安

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倻倻。倻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倻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

容我哉。甯贏可謂知人矣。此處父之死於賈季也。

倻倻非剛孔子之所謂怒亦即孔子之所謂狂也在內之病為怒在外之病為狂

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

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輕人者薄狹。上人者疎狂。

薄狹疎狂則客氣常存而心無頃刻之樂矣。妙我自不受用彼何與焉。可

分義理勝一分自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心輕之而動靜亦輕之。

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心妒之而動靜亦妒之。確天之生物不齊吾當平心

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必為造物所譴。確甚余見

人者其違折挫偏甚蓋萌一上人之便合受造物一番譴謫此世之好上

中念頭來去不知其為造物譴謫者幾何也安得不甚折挫而學問且

日損又曷若虛已接物以為進德修業之基乎。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

之情睽矣。是惟耐煩。姑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倏有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又如公應鞅掌。晷食靡皇。旅賓之鶴報踵至。造請之干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象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耐煩是為令要領。

豈惟令職為然。不耐煩是人生大病。痛凡百事為。雖不無緩急輕重之分。然苟在所不容已者。斷當盡力為之。惟耐煩而後可以省事。不耐煩而叢弊滋尤。事且益煩。世間之耐煩者。莫若二儀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正此謂也。

海鹽王文祿曰。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為社稷長久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急荒。况居官又便於驕縱。必思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之俟我者。象而不可不勤。但著此念。自不且光景易過。及時急立功。猶為遲也。

呂叔簡曰。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蚤起。方為稱職。纔說官好做。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職固有輕重事固有繁簡但纔說好做便滿腔是易之心此則無一可耳

不傷財不害民只是不為虐耳苟設官而惟虐之慮也不設官其誰虐之正為

要家給人足風移俗易與利除害轉危就安耳設廉靜寡欲分毫無損於民

而萬事廢弛分毫無益于民也逃不得尸位素餐四字士固以有為為重不徒貴有守而已

胡大初曰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而縣視民最親廉勤或虧害

政尤甚欲廉莫若崇儉買物不必仗官價以求多燕賓不必科吏財以取樂

苞苴不必講廚傳不必豐凡事要當論其可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用官

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居官持守不嚴為居家規模漸濶欲勤莫若清心

雞鳴聽政所謂一日之事在寅家務盡屏所謂公爾忘私勿以酒色自困勿

以荒落自戕不論何所職業如何可荒今日有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當

辦禁繫某人當釋時時察之及及行之毋謂姑俟來日此廉勤之大略也他

猶有可言者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

將受其枉其令必簡其政必和非時營繕所合力懲託辭科輸所當痛革子

弟門客勿令與外人吏輩相接或恐有往來結託之嫌吏民婦女勿令其出

入織紵貿易。或恐有交通關節之誘。

又曰。今之為令者。知有財賦耳。知有簿書期會耳。九重以赤子授之令。固望其字吾民也。而可孤所寄乎。視事之初。先務有四。曰崇學校。士者民之望也。鄉校者議政之地也。詣學奠謁之餘。便當延見。矜佩假以辭色。將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廩餼必豐。課試必謹。曰獎孝弟。人情敬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屈已求見。置酒登筵。護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靡然知儆。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弭其乖爭之習。曰勸農。桑千古治術不外教養此雖論為令正桑所謂武城雖小亦必教以大道也令以勸農繫銜。朝廷以勸農著令。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諭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懲必戒。曰略勢分。令為近民之官。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銜冤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吏卒禁訶。笞朴交錯。畏懦者已神消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設雖縣門之外。俾自叩擊。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

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濫。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于民。不必好為更
 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為興舉。苟不之慎。則利未與害未除。而民已不勝其擾矣。愛民之要。尤在
 於使民遠罪。夫民之麗刑。豈皆頑而好犯哉。愚蒙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宜
 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牆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為趨
 避。此即古者讀法之典。宜令鄉之耆老。各於其所。朔望讀之。此亦善風俗。清刑罰之要道也。其或有犯到官。哀矜體察。照
 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